

我兒漢生

蕭 颯 著



⑥3 庫文歌九

蕭

颯 著

我兒漢生

九歌出版社印行

翻印必究



有著作權

我 兒 漢 生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九歌文庫 ⑥③

著者：蕭 颯
校對：江 碧 章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8 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裕高印刷行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之一

電話：三一—三八九三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十日

十四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自序

我一直不認為十來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能有什麼資格當之「一本書」而無愧。但是，從我的第一本書「長堤」到這本「我兒漢生」，我竟然也出版了四本書。每一本對我而言，紀念價值遠超過成就感。譬如「長堤」，其青澀，其純淺，和我記憶裏的一些人和事，早已聯成一體了。而「我兒漢生」，則和我女兒張源的出生，又是另一些記憶。

「我兒漢生」曾經引起相當的注意，我說的「注意」，並不單指見諸文字的評論而言，而是一些看過的人的反應。有好幾次，在完全陌生的場合，無意間聽見別人談起；稍微留意一下談論的人，多半是些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語氣相當激動。另外，也有很少見面的朋友，當面提起，也許見面三分情，總說「你寫出了我們心裏的漢生。」還很清楚地指出幾個情節。有這樣的反應，心裏自然很難壓抑得住那

股暗自高興。但是，另一方面，負擔也很大——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對漢生和第一人稱的母親，都是公平而沒有褒貶的。但是為什麼那位母親卻沒有得到如期同情？到今天，我仍沒有答案。

爲了這一點，我在「我兒漢生」結集出版之際，寫下這篇序，也當自己的一點警惕。

目錄

五	憤怒的草莓
一七	夜鶯之聲
二九	實驗電影展
六二	我兒漢生
八九	婚事
一二三	廉楨媽媽
一三九	人道
一五二	吳太太香港五日
一八三	無題的畫
	附錄：
二〇三	對才女蕭颯的期望……司馬中原
二〇七	少年漢生的煩惱……張系國
二二一	捕捉人生的廣角鏡……彭碧玉

憤怒的草莓

年初五星期六，黃振輝一家五口興高采烈的由台北下苗栗，一路都十分順利。原先黃振輝還擔心從沒出過市區的「速霸陸」吃不消台北新竹一段高速公路，不過事實證明他的車是經得起考驗，時速上了七十雖說有些前撼後搖叮咚聲響，卻也照樣追著大型遊覽車後頭飛馳。倒是出了苗栗，經過出磺坑一段溪底卵石路後，車前蓋開始冒濃烟，溫度指標也節節的直往上升。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啊？你還不快停車看看。」

黃太太生得矮小瘦弱，看著就像個膽小怕事的女人，一瞧冒烟馬上就聯想到車子會爆炸起火，伸手摀住最小的兒子，尖著嗓子便慌喊。黃振輝皺起眉頭，惱車子不爭氣，也氣妻子大驚小怪。選了處略寬的路面煞住車，下來掀起車蓋看了半天，却才伸手便給燙了一下。

「該死！」黃振輝一邊護疼一邊叫道：「有沒有布啊什麼拿來？」

「那有什麼布？」黃太太也湊上來看看，只見一片油黑污穢的凌亂機件，也瞧不出個所以然。

「啊！算了！」黃振輝不耐煩的揮揮手，由褲袋摸出條細白手絹撕成細條堵住了水箱的小漏口：「找點水。」

「那去找水……」黃太太略略一想倒也有了主意：「黃順義！把水壺拿來。」

黃順義是老大，已經上了小學，所以特別受到「禮遇」稱呼他學名。孩子們一聽叫，却是六隻小手一處忙，搶著個水壺誰也不肯放手，只想爭個功勞。那頭黃振輝等得發火，大喝一聲探身到車廂裏一手將水壺奪下：

「幹什麼？你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水箱灌了水，又穩穩跑了起來，黃太太噓口氣問：

「沒問題了吧？」

「沒問題？問題大了！」

一壺水灌下去，車子開不出幾公里就又漏光了，黃振輝只得一路開開停停的找溝水添加。三個孩子却不知道利害，一路追著問什麼時候才到虎山溫泉？草莓田在那裏？怎麼還沒看到？因為黃振輝在臺北時說起大湖產草莓，收成時候買著便宜而且在田裏吃根本不要錢。

「好了，不要煩！」黃太太推開由後座摟著她頭不放的老一，苦著臉向丈夫數落：「都是你！要去什麼聽都沒聽說過的溫泉。這下好了，荒郊野外的，看等會兒車子不走了怎麼辦！我說上陽明山玩玩算了！你偏不聽。你們同事說那好，就一定好啊？我才不信！」

車過了汶水，有塊路牌指著左邊窄小又通往清安，聽說清安進去便是虎山溫泉。只是這條路不但狹窄沒鋪柏油，還一路石子、凹凸坑壟不絕，小車子震上跌下，顯得黃太太臉色灰敗，孩子們却不以為苦，臥在窗口一派天真的指著路邊果園，問開白花的是什麼樹？裹著塑膠口袋的是什麼果子？黃振輝把著方向盤，一頭汗水：

「我又不開農場，知道那是什麼？」

他現在只求車子在抵清安前不要拋錨，雖然不指望清安是個什麼大地方找到修車行，可是好歹是客運終點，總該是個小鎮集。可惜天下事十之八九不從人願，車子終於在半路不走了，毛病自然出在引擎，黃振輝自己折騰了半天，只弄得一手一身油垢；引擎却再也發不動。

「這怎麼辦？怎麼辦呢？」

黃太太也是城裏頭長大的，只見滿山遍野除了樹就是土，道路上人影不見一個，急得直跺腳，黃振輝找著山溝水清洗，新買的灰毛線衫上的油污却是愈洗愈糟。

「我問你怎麼辦嘛！你不說話是什麼意思？」

「總會有車來。」

「有車來有什麼用？」

足足盼望了二十來分鐘，總算來了一輛往裏走的摩托車。黃振輝橫身過去阻攔，又差點給騎車的中年男人撞個滿懷。

「幹什麼！」男人唇角還留著褐紅的檳榔汁，開口滿嘴酒氣。黃振輝忙陪著小心，央求他載一程進去找人修車。

「哦！哦！你們是來玩的哦！我家就住在清安，裏面沒有修車呀！」

「那，那有沒有計程車？」

男人猛搖頭，突如其來的打了個嗝，吐得黃振輝一臉酒臭：

「計程車？那有什麼計程車？不過有叫客的車子，到溫泉都坐叫客的車進去。對了！你們可以包阿坤叫客的小轎車。」

「好！好！麻煩你載我進去，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男人爽朗得滿口答應，黃太太瞧著却不放心，拉過丈夫低聲叮囑著：

「他喝了不少酒啊！」

「沒關係！」黃振輝把太太兒子推進車裏，囑咐說：「把門窗關緊，不管什麼人來都不要開。」

趕到清安，阿坤的車子却剛剛給人包下山裏去了。黃振輝苦等了一個小時，幾乎抽掉半包煙，才算等到他出來。交易又談了半天，說好送他們一家大小進虎山溫泉，然後由阿坤去大湖找人修車，明天一早再接他們出來，價錢一共是一千塊，最後以九百五成交。黃振輝雖然心疼錢，

可是再想想今年年終獎金拿了兩萬五，心裏也就適然了些。

「生意不好賺啊！這裏路不好走，車子壞得快。」阿坤十分健談，接到黃太太他們後，又問入山證辦好了沒有：「還沒辦啊？你們完了！應該在苗栗辦好來的。假如這裏哨長不給你們辦，你們只好回去了。」

經過阿坤指點，黃振輝忍了一肚子彘扭，在檢查哨說盡好話，賠盡小心，總算得了方便准許他們補辦。

「下不爲例哦！你們應該在分局辦好來的，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到這裏來辦，一天六、七千人進去，我們不給忙死？」

黃振輝辦好了入山證，三個孩子又圍著他嚷餓。

「餓什麼？到了再吃飯。」

天色一層一層的暗了下來，窗外是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有車燈下的小路迂迴曲折，黃太太看得心底直發毛：

「還有多遠啊？快到了吧？」

「快了！快了！」阿坤駕著方向盤一派輕鬆的：「你們旅館已經訂好啦？」

「沒有！」黃太太瞪起眼睛忙問：「還要先訂啊？」

「當然，剛才進來時候你們沒看到外面停了三輛大遊覽車啊？都是日本人，觀光客。我看你

們完了，旅館一定已經客滿了。」

「都是你！」黃太太一聽就急了，捶著丈夫嚷：「跟你說到了那裏沒地方住怎麼辦！你看！你看！」

「唉呀，到了再說，有錢還怕沒地方住？」

「那不一定哦！」阿坤得意的呵呵笑著，黃振輝聽來只覺得刺耳。

虎山溫泉的旅館築在大安溪中一塊龐大岩石上，環境奇特，兩頭以吊橋銜接，夜晚遠遠看去，燈火在氤氳嵐氣中明滅閃動，十分輝煌。黃振輝領著一家大小找到服務臺，一個管事男子愛理不理的，問到他才勉強張口說：

「沒有房間啦！」

黃太太一聽兩腳就軟了，幾乎央告的問：

「怎麼會沒有房間了呢？我們是從臺北來的呀！」

「團體房，團體房呢？」黃振輝忙說：「我們包一整間。」

「沒有了啦！你看！」男子伸手指著人影幢幢的飯廳：「今天來了這許多人，初一到現在，房間就沒空過。」

黃振輝看著說不通了，賭氣牽起老三掉頭便走：

「什麼玩意兒嘛！日本人？哼！我們到上島去。」

「爹地！我要吃飯。」

孩子却是纏著爸爸不肯走，黃振輝火大了，揮手給了他一巴掌，黃太太忙奔上來奪下大哭的兒子，另兩個大點的孩子一看情形不妙，也就敢怒不敢言，翹起嘴跟著。在橋頭等著的阿坤一見大人小孩又過來了，笑得一臉諷刺，像是說：「你看吧！是不是？」

黃振輝又花了一百塊錢，一家人顛顛跛跛穿溪底過淺水，才總算到了更裏端的上島溫泉。招待所是幢日式建築，前廳裏男女老少穿梭不斷，好不容易的找到了管理員，却是黃振輝還沒開口，大個子管理員就亂搖兩手乾啞著喉嚨說：

「我已經不能說話了，我不能再說話了，我帶你們去看，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我是不能再說話了。」

管理員領著他們經過整排隔成小間的臥房直往裏走，裏頭是個正方形隔出四個大間，裏頭男女女黑壓壓一片，就連房子外圍鋪上榻榻米的走道也坐著五十六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男女。管理員便指著他們對黃振輝說：

「那邊是他們睡。你們從這裏開始：一、二、三、四，四個榻榻米是你們的。兩個人一條被。」

黃太太傻了眼，直瞪著丈夫看。

「啊！這位先生！」黃振輝忙掏出了洋烟雙手敬上：「這位先生！我們不能睡走廊啊！」

「怎麼不能？人家都睡！」管理員接過烟，口氣却一樣不平和：「你們怎麼決定啊？」
「幫幫忙，幫幫忙好不好？」黃振輝覺得自己幾乎要伸手去握緊他的雙手了：「外面小間好像還有空嘛！」

「那有？」管理員兩眼一瞪：「那是人家出去了！有我還不給你們？難道自己留著住不成？」

「再想想辦法！拜託！拜託！一間，一間就好。」

「你要半間也沒有！我是不能再說了，不能再說了。」

大個子管理員大踏步走了，黃振輝撇下妻小也忙跟了出去，鏗而不捨的追問：

「這位先生！再想想辦法好不好？我們大老遠從臺北來，那走廊怎麼睡人？房間裏的人進出都要走過的，不行！不行啊！一小間就好，錢沒有問題。」

「不是錢啊！是根本沒有嘛！」大個子管理員像躲瘟疫一樣閃進了一間邊屋，探出半個身子說：「我是不能再說話了！從大年初一到現在，天天這麼多人，我是不能……」

「這間呢？」

「這是我住的。」

黃振輝也不經同意，伸手一推門，屋裏亂些，可是到底是一個房間，他試探的問道：

「可不可以……」

「不可以！」大個子管理員挺胸一擋，他沙啞的喉嚨發起怒來格外嚇人。

黃振輝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般受屈辱過。晚飯草草吃了，領著一家大小在人家走廊下坐著，聽裏裏外外那羣年輕男女笑鬧喧嚷，就連洗澡都還要排隊。這和他當初的想像出入太大，原來他們可是在套房裏泡泡溫泉，出浴後手擎香茗坐在套房外的陽臺看看風景，呼吸一下清新空氣……相差何啻天壤！

「喂！喂！你們快點好不好？」黃振輝再也忍不住，衝出去對一個手抱吉他坐在浴室門口歌唱的女生說：「這種公共浴室還由你們一個個洗，那要洗到什麼時候？」

女生對他只翻了翻白眼，又唱了一句什麼「I Love You」，才放下吉他說：

「當然要一個一個洗，我們又不是日本人。」

好不容易等他們都洗完已經九點多了。黃振輝才領了一家進去洗澡，耳朵裏彷彿還聽到有嘻笑聲說什麼日本人。浴罷，一家換上乾淨挺括的睡衣魚貫走來，孩子說要出去玩，黃振輝使個眼色要太太帶著要緊東西，自己也拎起零零七手提箱。那羣看似學生模樣的年輕男女，才等他們前腳出去，便哄然大笑開來。

「那個爸爸的綠睡衣笑死我了，還加花邊呀！」

「喂！喂！你們看見過穿睡衣拎零零七手提箱的？」

「嚴肅一點！嚴肅一點，人家一家大小進得了上島，出不出得去都在那口零零七裏了！你們知道什麼？」

笑聲在冰涼的冷夜裏像是凍結成了一塊一塊的，敲在黃振輝耳朵裏特別沉重。外頭沒有月色沒有燈，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提議出來玩的老二也覺得索然無趣便說：

「這裏不好玩，我要回家。」

黃振輝皺皺眉頭，帶著他們在小花園裏溜了一圈，便早早安排一家睡了。那黃太太整夜翻來覆去，黃振輝也是一夜沒法好睡，先是屋裏的十幾個男女出出進進，還有那批和他們緊鄰的大學生唱歌玩笑，一直鬧到半夜才安靜了一陣子。原以為他們這就要睡了，却是又有人提議玩牌，一伙人圍在一處，也不知道爲什麼總嘶叫些水果名字：柿子、橘子、蘋果……直到天色濛濛亮，黃振輝才恍惚入夢。但是才睡著，就又給屋裏早起的人聲吵醒，接著乒乒乓乓盥洗走動聲，等黃振輝決心起來不再睡了，那批年輕人又一個個早不見了蹤影。

吃了早飯，一家枯坐在外頭涼亭裏等阿坤的車子。聽別人都讚美早上的霧氣朦朧，黃振輝也勉強提起興致對太太說：

「這兒晨霧蠻有意思的。」

「有什麼意思？陽明山的不是這樣？」

出山經過溪底的時候，黃振輝又看到昨晚那羣年輕學生，看他們歡天喜地的邊走邊唱。還有些在大石頭上跳上跳下輪著拍照，這才想起自己的像機還留在車上呢。

好在拋錨的車已經修妥。回到汶水時候，路邊有擺攤子賣草莓的，一家下了車，黃太太却指